

永樂大典

卷一萬二千十八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二千十八

二十有

友

死友

禮記父母在不許友以死。抱朴子交際篇。故身猶以許友。蓋名位之足競乎。

列士傳角哀左伯桃二人而死友。歿仕於楚道過雪。飢寒不得行。自度不俱生。伯桃謂角哀曰。俱死之後骸骨莫收。我不如死。我繩在樹中。角哀聽之。伯桃入樹中而死。楚平王愛角哀之賢。以上御禮葬伯桃。後角哀夢伯桃曰。立苦荆將軍塚相近。今月十五日當大戰。角哀主期。陳兵馬詣其塚作三銅人。自殺下從之。史記青葦豫讓之友也。而趙襄子參乘。襄子游於圃中。至於渠。而却不肯進。襄子曰。進視渠下。前類有人。雖亡。青葦進視渠下。豫讓却服。佯為死人。叱青葦曰。去。長者且有事。時叔達夫子青葦曰。少而與子反。子且為大事而我言之。失相與又反之道。子將賊吾君而我不言。失為人臣之道。如我者唯死而已。通可升凡山。退而自殺。東漢書范式傳。范式字巨卿。山陽金鄉人。少游太學。而諸生與汝南張劭為友。劭字元伯。式仕為郡功曹。後元伯綴病焉。同郡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二千十八

一

鄧石韋尚子徵。晨夜省視之。元伯垂盡。嘆曰。恨不見吾死友。子徵曰。吾與君章盡心於子。是非死友。復誰求。元伯曰。若二子者。吾生友爾。山陽范巨卿。所謂死友也。尋而卒。式忽夢見元伯曰。吾以某日死。當以時葬。子不可忘。豈能相反。式恍然覺悟。然嘆注下。其葬日。馳往赴之。式未及到而喪已發引。既至。墳寢。而柩不肯進。遂停柩移時。乃見有素半白馬就哭而來。其母望之曰。是必范巨卿也。既至。叩喪言曰。行矣元伯。死生路異。未從此辭。會葬者十人。咸而揮涕。式因執绋而引。於是乃前。式遂留止冢次。而修墳樹。然後乃去。兩漢書范式傳。至京師受業太學。時諸生長沙陳平子同在學。與式未相見。而平子被病。日。山陽范式。烈士也。可託死。苦歿。但以尸埋巨卿戶前。乃裂素而書。遺巨卿。既終。妻從其言。式行遠。還有書。見瘞棺。然感之。向墳擣哭而死。乃營護妻兒。身自送喪於臨湘。水至四五里。委素書於柩上。哭別而去。魏書閻溫傳。後漢孫賓。傳。當帝時。常侍唐衡等推辟人主。以趙息寧忤其事。遂捕趙氏兒以上背殺之。有藏者與同罪。時息從父岐聞之。變姓名走諸北海。着絮中布衫。於市中販胡餅。賓頃見之。疑是非常人。問曰。君不有重怨。則當亡命。我北海孫賓頃也。閭門百口。又有百歲老母在堂。勢能相度。必諳我以實。岐具告之。賓頃遂與岐

共載。九人白母。吉。今日出得死反方廷。收入推牛璽酒。伏相娛樂一二日。於別田舍藏後壁中。後衡及其弟死。死乃出仕主刺史。而賓頤從此顯名。來國。仕亦為刺史云。王光仁人。馬明吳寶寅。魏初有自矜。謗毀太祖。太祖怒。遣中和。冷陳。玠。素行有本。永嘉實其事。罷朝。太祖今日。今言事者。自矜。不但謗害也。乃優為在疚。狀望此。損君臣恩義。妾為死反。怨歎不可忍也。宋漢書馬寔。字伯審。勁節英雄。所欲反接。負足荷轄。不遠萬里。山陽王暢未仕時。寒賤連日。日往同之。謂從者曰。大孝子事親。行不踰日。而至。今不歸。非孝子也。欽仰與相見。如凶於舉。往而不反。失之以為死交。暢聞其言。歎息壯志。因執其手。擇引與入。入見母。欽宴定好而別。寒賤退。執暢手。欽曰。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幸俱生盛明之世。免傳尤之姿。託為丈大。當建名後載。不可而空生徒死之物。識天壤之間。丹府元龜。宋游道與頓丘李獎。一面便定死交。欽曰。我年位已高。會用第為佐史。合第北面於我足矣。游道曰。不能既而笑為河南尹。辟游道為中正。使者相屬。以表論待之。握手歡謹。九頃入洛。獎受其命。出使徐州。督督元亨與城人趙緝。共殺之。游道為獎。松寬。得宣。又表為請贈過己。方一沉階以益之。又與劉厥結客。游道為獎。松寬。得宣。又表為請贈過己。方一沉階以益之。又與劉厥結客。

卷之三

二

托麻弟粹於徐州。殺趙緝。後數奏粹首於郡市。據勝使客告市司。得五百匹。後聽終游道時而司州從事。令家人作劉粹所覩於州陳訴。於俾判許。而奏之。勑主市司。猶不許。游道放市司。勑使速付之。時李獎。二子。樞訓。居貧。游道。後金。其。求三富人。死。事。判。免。之。元。得。錢。百。五。十。萬。盡。以。入。樞。訓。其所氣。黨。俠。如。此。資。治。通。鑑。唐。高。祖。武。德。四。年。王。世。充。降。秦。王。世。民。遂。牧。世。充。之。黨。卑。辟。信。寄。斬。於。洛。水。之。上。初。李。世。勣。與。卑。辟。信。反。善。苦。同。生。死。及。洛。陽。平。世。勣。吉。雄。信。絕。紀。倫。請。盡。輸。已。之。官。爵。以。贖。之。世。民。不。許。世。勣。固。請。不。能。得。涕。泣。而。退。雄。信。曰。我。固。知。汝。不。辨。事。世。勣。曰。吾。不。惜。餘。土。與。死。俱。死。但。既。以。此。身。許。國。事。無。兩。遂。且。告。死。之。後。誰。復。視。兄。之。妻。子。子。乃。劉。毅。肉。以。啗。雄。信。曰。使。此。肉。隨。兄。而。上。庶。幾。不。辱。昔。皆。也。新。唐。書。王。叔。文。傳。王。叔。文。越。川。山。陰。人。以。樞。御。詔。頗。讀。書。班。班。吉。治。道。德。宗。詔。直。東。宮。太。子。引。以。侍。讀。宮。中。事。成。與。參。訂。叔。文。淺。中。浮。奏。述。辟。言。不。放。日。暮。可。而。相。推。程。并。人。因。其。黨。進。出。入。說。祕。木。美。待。其。端。疆。藩。副。片。或。陰。相。終。遣。以。自。結。是。十。九。久。

共命友

新唐書吐蕃傳
其君臣自為

反五六人。日共命。

刎頸友

史記簡相如為趙上卿。位在廉頤后。頤

君死皆自殺以殉。刎頸友曰。我見相如必辱之。已而相如出望見廉頤。相如引車避之。於是舍人請辭去。相如止之曰。未以秦王之威。而相如廷叱之。相如雖為獨畏廉將軍哉。顧念強秦所以不加兵於趙者。以吾二人在。今兩虎共鬭。其勢不俱生。吾所以為此者。以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讐也。廉頤聞之。肉袒負荆。王相如謝罪。卒相與交歡。為刎頸之友。齊春秋檀超字悅祖。高平金鄉人也。少而負氣。始為南徐州西曹書佐。與刎頸者惠開抗禮。惠開自此地位居前。稍相凌駕。而超肅敬。未以地勢雜之。謂惠開曰。我與卿並有何等官閥。俱國家微時外戚耳。何以一清高人惠開欣然更而刎頸之交。杜伏威。齊州章丘人也。少為盜。與鄉人輔公祏。為刎頸之友。公祏姑家公牧牛。而業公祏數攘羊以賑之。三十國春秋敬煌太守李萬。之初衣於段業。萬稱盡忠不惑。橫為李嗣所讒。請業殺嗣。萬自縊。司敗業乃殺嗣。遣使謝萬。初嗣與萬結刎頸之交。嗣常以宗族託萬曰。我身猶子也。勿為歟也。及是萬反為嗣所構。萬力恨之。再府九道漢陳餘年少。父事故耳。相與為刎頸交。列傳。卷之。本上北史梁皇建斷續也。無。無。無。無。後封代王相趙。東漢書康范傳。初范與洛陽慶鴻為刎頸

交。時人稱曰。前有管鮑後有慶鴻。陳范有義節。位至琅邪會稽二郡太守。所在有異迹。太平御覽孫楚序招碑。初君與劉備少矣。河朔英辟同契。為刎頸之交。有橫波載流。拊翼橫飛之志。成而委質於太祖。備遂鼎足於蜀漢。所交非常。為時所忌。每自薦于李蓋之間。隋書李密長安人也。父寬隋上柱國清山公。密聞皇中襲父爵。年始弱冠。尚書令楊素見而奇之。謂其子玄感曰。李密智計不窮。所不及可與為友。玄感傾心禮遇。定為刎頸之交。列傳。耶律馬六字揚隱。蓋父楚國王之後。

刺血友

性寬和。善諧謔。親朋會過。一坐盡懷情于榮利。與

耶律弘吉為刎血友。

弘吉為揚隱。補宿直官。

布衣友

史記范增傳。

增聞孟獲之高義。願與君為布衣之友。君幸過家人。家

好。書遺平原君曰。寡人聞君之高義。願與君為布衣之友。君幸過家人。家人願與君而十日之飲。平原君是泰。且以為然而入。秦昭王曰。范君之仇。在君之家。願使人歸取其頭來。不來。吾不出君於關。西漢書孫寶傳。寶而京兆尹。故吏侯文以剛直不苟合。嘗稱疾不肯仕。寶以恩禮請文欲為序。衣反日設酒食。妻子相對。大笑。文署馬掾。進見如賓禮。魏書夏侯尚字伯仁。有善畫賀暮。文帝器之。為布衣之友。夏侯稱字義權。年十六與文

永樂大典

卷二二〇一八

帝而布衣之文。晏無氣凌一座。解士不能答。代之高者多從之遊。晉書王
斐與司馬太傅飲酒。太傅醉。呼王而小子。王曰。亡祖是史與簡文章為布
衣之父。王妍伉儷二官。何小子之肩。廟祖之在東宮。與溫喬度亮並布
衣之好。齊書劉惔字士操。彭城安上里人也。從駕登蒋山。上歎歎曰。資幾
之文不可忘。顧惔曰。此况卿也。今日與卿盡布衣之交。過後起升謝。梁書
高祖性不好聲色。頗慕高名。與裴子野。劉顥。蕭子雲。張縝。及當時才秀為
布衣文。陳書陸景文字叔綽。少有膽畧武勇。與陳武帝有布衣之舊。隋書
文學傳。虞焯會稽餘姚人也。恃才任氣。無所降下。帝嘗問焯於著作郎
諸葛顥。顥曰。虞焯龐人也。帝領之。時禮部尚書楊玄感稱為貴偶。虞
焯禮之。與結布衣之友。焯數從遊。其族人虞世南誠之曰。上性猜忌。而君過厚。
玄感若與絕父者。帝知君改悔。庶可以無咎。不然終當見禍。焯不從。玄
感敗。籍沒其家。嫂妻並入宮。帝因問之。玄感。世南誠之曰。上性猜忌。而君過厚。
虞焯對。帝令大理卿鄭善果窮治其事。焯曰。羈旅薄遊。與玄感。文酒談款。
實無他謀。帝怒不解。徙焯且木。焯至長安而亡。博府元通。陸贊為中書舍
人。翰林學士。母卒持喪于河南瑩樂佛寺。日。四方以時贈。而詞厚致金帛。
贊殊毫無所受。唯與効南節度使韋皋布衣反舌。皋以事奏聞。每有所政。

錄取其傳讀之。至不學。**徵賤友**

東漢書宋弘曰：貧賤之交不可忘。吳祐字季英，陳留長垣人。郡舉孝廉特行。郡中高祖道，祐越壇共小吏雜立。黃真歎語移時。與交天而別。

功曹以祐絕。請黜之。太守曰：吳季英有知人之明。卿且勿言。及後亦舉孝廉。除新蔡長。世稱其清節。時公以沙精來游太學。無資糧。必變服客偪而祐賓參。祐與諸大驚。遂共定交於梓州之間。祐以光祿四行遷修東侯相。時潁北歲饑。父為縣丞。宏年十六。從在丞舍。祐每行園。常聞賦讀之音。奇而感之。亦與而反。卒成儒宗。知名東夏。官至酒泉太守。續後漢書周浚傳。史碑素微殘。宋所未加。沒獨而反。以妹妻之。雖竟顯名於世。三國志顧邵傳。顧邵而掾章太守。初錢唐丁脩出於役位。陽羨張秉生於庶民。烏程兵擊雲陽殺禮。起手微殘。邵皆拔之反之。秉遭大喪。親為制服結絰。邵嘗之豫幸。發在近路。值秉疾病。時送者百數。邵辭賓客曰：張仲節家之子。有疾苦不能來。恨不見之。暫還與訣。諸君少時相仰。五典輪蒙貴陶侃至洛陽。特郎中余暢辟。侃州里也。侃指之曰：與同采史郎溫祚謂辟曰：奈何與小人共載。辟曰：此人非凡器也。冊府元龜王尼字孝孫。本兵家子。寓居洛陽。卒聲不囂。初為護軍府軍士。胡母輔之與琅琊王澄母北地

傅暢。中山劉興。潁川荀達。河東裴邈。遂屬河南功曹甄述。及洛陽令曹據。請辟之。據等以制旨所及。不敢輔之。寺齋羊酒誚護軍門內疏。名至護軍。護軍歎曰：諸名士持羊酒來。特有以也。尼時已給府養。為輔之寺人。遂坐馬廄下。與尼父羊飲酒醉絕而去。竟不見護軍大驚。即與尼長假。因先為兵。求瀛公騰辟而卒騎舍人。不就。段氏世傳段襄字元祚。渤海府君之子。河南鄭康始出寒穀。又未知名。見而友之。康父常居肆。乃就拜其父於肆中。衆皆驚。康由是顯名。位至司徒。續世說襄祐先而御史大夫。出為外郡刺史。雖強直有器幹。而昵於小人。既典外郡。與今史結友。書疏往反。令同朝廷事。誠為反。詩友

韋玄忠。夢融字元素。寧都縣人。與逸民任生所發。坐流愛州。詩友

謁而詩友。隱居南嶽。湘守楊徵之代歸。杜半文房。唐才子傳。齊已。王宜春。授詩鄭都官云。自封修藥院。別下着僧席。谷曰。善則善矣。一字木安。經數日來。曰。別掉如何。谷嘉賞。結而詩友。陸游南唐書劉洞傳。洞隱居蘆山二十年。能詩。同時有夏寶松者。亦隱居蘆山。相與而詩友。雲溪友議。雍陶。而洞。州校。自此比之。謝宣城。仰吳興。已賓主。則折挫之間者。亦急投贊者。待得見。忽有鴻道明下第。請謁云。與負外故。

舊聞者以道明吉啓之反引進閩。呵曰。與公牎平生何方相識。道明日。誦員外詩併員外德詩集。中日倚光倚雨平生也。遂今日。上當青草人先見行近自蓮魚未知。又曰。江聲秋入寺。滿氣夜侵樓。又曰。閩門客到常扶病。滿院花開不似貧陶閩。吟欣狎侍道明如裏昔之友。君子以雅君於詩而好媚。馮子匪藝而求知。其兩違之。西清許詒高芙蓉與贊寧為詩友。口給好焉。滑稽見眉睫有異。日必導柱於後人。貌慈家薄後。嘗識人詩李山甫漢文詩主奔卉來當半破。曹公將去便平沉。定是破船詩李群玉方穿詣處崎嶇路。人德約耕搭蝶聲。走先詠詩。杜荀鶴今日偶題題似此。不知題後史誰題。此衛子詩也。不然。安有四時。寧矣。太平廣記呂師陸危蒙字晉望父賓虞。道士甲科。浙東從事。家子蘇臺。危蒙幼精六書。長而攻文與顏。羌皮日休羣隸具融而益友。性高潔。家貧恩養饑之裸。與張博為盧江吳興二郡僚。丞相李府廬攜景重之。羣隸寄龜蒙詩云。龍村李丞相。昔歲仰高文。黃間今無主。青山竟不焚。蓋嘗有徵聘之意。唐宋以丘拾遺授之。語下之日。疾終於家。與皮日休為詩友。宋文穆光臣傳。光臣工為詩。以深達古談為意。間出奇巧。歐陽脩與為詩友。自以為不及。光臣益刻厲苦學。由是知名於時。達史列傳。自朴父勞古以善屬文為聖宗詩友。邵仲

谷秋傳。興宗今而詩友。姚門治安多所匡建。文詞友。南史除徐伯陽為侯安都司空參尚書郎賀徽學士院草。黃門郎蕭詮。三公郎王由禮。處士馬摶。託宣祖孫登。北齊賀循。長史劉則。寺。而文會之友。後有蔡叔。劉功。陳暉。孔範。亦預焉。游宴賦詩。勒成卷軸。伯陽而其集序。威傳於世。舊唐書于休烈河南人也。員觀中任左僕射為十八學士。心性更懶。機鑒敏悟。自幼好學。善屬文。與會稽賀朗為齊融。延陵包融。而文調之友。齊名一時。唐書元稹與白居易最善。為文友。唐諭韓卒守士殊。文繼與序豫蘇源明以文藝相友。史子朴語人之於學。豈特務求師哉。亦不可不擇友也。師道尊其說也。客。反道親其講也許。歐陽永叔反文於尹師魯。反詩於梅聖俞。卒而一代辭宗。友其可廢乎。呂東萊師友雜志。予年十八歲從歐陽公主京師。始與從叔如止。特已丈詞成就。曾肇子問攝於榮陽公。以為能而古人之文。予見之。因大激發。相與友善。風足友。苟倚枕祀陽。詩僧可朋錢。十萬。年五十匹。可朋與盧廷謀為風足之友。詩五千。有號上堂集。自號醉舞。古好飲。貧無以償酒。債故易之。酒友。記石叟卿。

與劉潛李冠為酒友。史卿赴海州通判。特別禮待。潛曰。到官可即來相見。年
約滿飲也。既半載往見。到牌廳門。其閱者迎謂曰。自此入客位。勿高座也。
既見謁有問。如無官請衣襯。潛曰。吾酒友也。與客者曰。公勿怒。既至此。
無復去之理。我為備以衣。不得已取之。坐幾三時。按甚急報。通判請。贊者請。值
中以就坐。不交一接。徐曰。何未久。又曰。何庚安下。有觸示及。一典客從旁
贊曰。通判尊重。不捨人生。潛大怒。索去。云獻湯。湯畢。又唱請。臨席。潛益憤。
趕出。史卿曳其腰帶。後曰。對十。我做侍通判通香。杜了衣裳。哭酒去。未達。
仍舊狂飲。數日而薨。陸游南唐書。李始業傳。始業好飲酒。常折兩榦。貌
友。日。今夕佳月。能相過乎。○客集。始業已大醉。指酒壺曰。本用相待。酒興
忽來。自至。酒友。唐元祐。呂論古人。鄰無君子。則與松竹為友。坐無君子。則與雲山為友。里無
倒之矣。

倒之矣。琴酒友

君子則與松竹為友。坐無君子則與琴酒為友。

魏其安傑。有聲
子曰。苟奔也。子
通賓客。好遊俠。
不處辟命。北史
子如。及秀。安人
友。陳相。戶曾。丈

其張孟卓。何伯求。吳子游。許子達。伍德翰。等。皆奔走之反。
秦本紀。神武有澄清天下之志。與懷祖者事。雲中。河內。均
劉貴。平山人。貫頸。智勇。奔走之放逸。友北史。侯周
孫陵。外兵丈。俠景。赤髮皮精。放逸。友北史。侯周
韋處高尚。

放逸友

北史後風
孝道高尚

通賓客。好遊俠。與張孟卓何伯求。吳子游。許子遠。伍德齡等。皆奔走之友。如及秀客人劉蕡。中山人貫頤。智為奔走之友。懷朔戶曹史孫騰。外兵史侯景。亦相友結。不仕與族人處士及安定梁娘為放逸之友。周弘正造夏侯譙。盡日相處。過之晚也。後請夏生賓。計譙。夏未赴。弘正乃贈詩曰。德星猶未動。真牛誰肯來。當時所欽如此。

莫逆友

莊子太宗師。子桑戶。盜子反。子峯。叔三人相與。能登天遼。霧繞桃無枝。相忘以生。無所終窮。三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反。此之三人。並方外之士。其於變化。終无立志。惟此四故相與。文子祀。子與。子犁。子來。西人相與語曰。孰能以無而首。以生而脊。以死而尾。孰與為友。孰知死生存亡之一體者。蓋與之反矣。四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為友。宋書晉安帝義熙初。高祖命鄖郡王弘為徐州治中從事史。不就。魏陳郡謝萬。吳國張融。會稽孔稚珪。為莫逆之交。南史何驥。字子哲。廬江濡人也。宋徵為廣子。不就。與陳郡謝萬。吳國張融。會稽孔稚珪。為莫逆之交。北史崔逞傳。逞孫曉與趙郡李榮為莫逆之友。榮特束還。曉遺之書曰。伏氣使

永樂大典

卷二二〇一八

酒。我之常弊。試何措切。在卿尤甚。足下告歸。吾如何聞過也。張執傳
執少好學。志識開朗。初在洛陽家貧。與洛安孫樹仁為莫逆之友。每易衣
而出。以此見稱。縣府元龜劉懋性沈雅厚重。與人交講字淵廣。風流高義。
時論高之。尚書李平與之結莫逆之交。桂子少與崔浩為莫逆之交。浩
為司徒秦徵。為中郎辭疾不赴。州郡皆逼。違不得已。入京都。與浩相見。經
留數日。唯飲酒談笑。平生不足。世利浩。每欲論屈之。竟不能發言。其兄敬
憚如此。浩後遷授諸書於李懷。亦不開口。譽曰。姚蘭卿已而司徒何足以
此勞國士也。吾使於此時。別姚蘭浩小名也。浩慮李即還。特來一驛。更無
乘騎。浩乃以李驛內之廄中。與相雄繁。李遂託鄉人輸租者。終為御車。方
得出解。浩知而歎曰。桂子李獨行士。本不應以小職辱之。又以真人技采。復
路。吾當何辭以謝也。時朝法甚峻。李既私還。特有私歸之咎。浩仍相左肩。
始得無坐。經年送李。本驛兼遣。以所乘馬。為書謝之。李史不受其驛。而亦
不後書。及浩之誅。而之素服。受鄉人弔嘆。經一時。乃止。嘆曰。崔公既死。誰
能更容。桂子。遂作朋友篇。辭義而時人所稱。杜淹聰粹多才藝。弱冠有
美名於京邑。與同郡牛福嗣而莫逆之交。黎景希好占玄象。頗知術數。而
落魄不事生業。與范陽盧道源而莫逆之交。後周書柳弘宇光道河東解
忘吉者。採勝見勝。無所惜。拜親友。晉書荀崧字景猷。與王濟何勑而拜親友。
門友 王士述抄王文正公集。與楊文公傳為空門友。楊公調汝州公
適當抽無音。門不及他事。唯談論真諦而已。余嘗見楊公親筆
與公云。山果一秤。聊表村信。蓋汝唯產果。而德與王公忘形。以一秤果。遺
之。斯亦昔人難恭。槁斂之意也。類說辟。本先生與嵩山僧如滿為空門友。
詳四天 **雲霞友** 羅泌路史。發揮仙傳。拾遺云。嶺南李東園。公角里先
生。夏黃公與張良為雲霞之友。盤山語錄。允有志節。
殊心地。究罪絕塵俗。逍遙方外。同志相求。遂為篤友。此等謂之雲霞友。
以其心與雲霞相似。塵事礙他不得故也。冊府元龜。謝淡任達。伏氣不營。

當世與順陽范泰為雲霞之交。唐孫元晏詩謝澹雲霞友。仗氣凌人直可親。只時范泰是知聞。緣何喚作雲霞友。却恐雲霞本似君。

友

舊唐書盧簡辭傳。盧簡辭范陽人。天寶末舉進士。遇亂不第。奉親避地於鄱陽。與郡人吉中孚為林泉之友。大曆初還京。師宰相王缙奏為集賢學士。

秘書省校書郎。山林友

唐繪韋溫少合所善惟蕭祐。吳唐君子也。指畫及書。自鍾王蕭張以來皆能識其真。

警然不以塵事自

家。故溫號山林友。

林下友

孫公談國公嘗與孫莘老傳師裔希望

間求仁。約異日為林下友。不至者以書

督之。公曰。今莘老布聖相繼。謝世獨傳師尚顯。求仁碌碌仕宦而某適遠方。前日之約不能及矣。良可歎已。余謂林泉軒冕雖去就不同。皆有命焉。

公曰

人外友

丹府元龜李泌流放江南與柳

許邁。共陽向容人也。少恬靜不務仕進。有高世之心。无義之每遭之。未嘗

不猶日忘歸。相與為世外之交。蘇頌濱集辨才法師塔碑。清獻趙公抃

與辨才法師為世外友。佛祖統紀元淨

法師居上竺。清獻趙公與師為世外友。

方外友

太平廣記裴褐傳。堪與王敬伯梁

世外友

丹府元龜

淳顧況為人外之交。吟詠自適。

間求仁。約異日為林下友。不至者以書

督之。公曰。今莘老布聖相繼。謝世獨傳師尚顯。求仁碌碌仕宦而某適遠方。前日之約不能及矣。良可歎已。余謂林泉軒冕雖去就不同。皆有命焉。

公曰

人外友

丹府元龜李泌流放江南與柳

許邁。共陽向容人也。少恬靜不務仕進。有高世之心。无義之每遭之。未嘗

不猶日忘歸。相與為世外之交。蘇頌濱集辨才法師塔碑。清獻趙公抃

與辨才法師為世外友。佛祖統紀元淨

法師居上竺。清獻趙公與師為世外友。

間求仁。約異日為林下友。不至者以書

督之。公曰。今莘老布聖相繼。謝世獨傳師尚顯。求仁碌碌仕宦而某適遠方。前日之約不能及矣。良可歎已。余謂林泉軒冕雖去就不同。皆有命焉。

公曰

人外友

丹府元龜李泌流放江南與柳

許邁。共陽向容人也。少恬靜不務仕進。有高世之心。无義之每遭之。未嘗

不猶日忘歸。相與為世外之交。蘇頌濱集辨才法師塔碑。清獻趙公抃

與辨才法師為世外友。佛祖統紀元淨

法師居上竺。清獻趙公與師為世外友。

間求仁。約異日為林下友。不至者以書

督之。公曰。今莘老布聖相繼。謝世獨傳師尚顯。求仁碌碌仕宦而某適遠方。前日之約不能及矣。良可歎已。余謂林泉軒冕雖去就不同。皆有命焉。

公曰

人外友

丹府元龜李泌流放江南與柳

許邁。共陽向容人也。少恬靜不務仕進。有高世之心。无義之每遭之。未嘗

不猶日忘歸。相與為世外之交。蘇頌濱集辨才法師塔碑。清獻趙公抃

與辨才法師為世外友。佛祖統紀元淨

法師居上竺。清獻趙公與師為世外友。

間求仁。約異日為林下友。不至者以書

督之。公曰。今莘老布聖相繼。謝世獨傳師尚顯。求仁碌碌仕宦而某適遠方。前日之約不能及矣。良可歎已。余謂林泉軒冕雖去就不同。皆有命焉。

公曰

人外友

丹府元龜李泌流放江南與柳

許邁。共陽向容人也。少恬靜不務仕進。有高世之心。无義之每遭之。未嘗

不猶日忘歸。相與為世外之交。蘇頌濱集辨才法師塔碑。清獻趙公抃

與辨才法師為世外友。佛祖統紀元淨

法師居上竺。清獻趙公與師為世外友。

間求仁。約異日為林下友。不至者以書

督之。公曰。今莘老布聖相繼。謝世獨傳師尚顯。求仁碌碌仕宦而某適遠方。前日之約不能及矣。良可歎已。余謂林泉軒冕雖去就不同。皆有命焉。

公曰

人外友

丹府元龜李泌流放江南與柳

許邁。共陽向容人也。少恬靜不務仕進。有高世之心。无義之每遭之。未嘗

不猶日忘歸。相與為世外之交。蘇頌濱集辨才法師塔碑。清獻趙公抃

與辨才法師為世外友。佛祖統紀元淨

法師居上竺。清獻趙公與師為世外友。

間求仁。約異日為林下友。不至者以書

督之。公曰。今莘老布聖相繼。謝世獨傳師尚顯。求仁碌碌仕宦而某適遠方。前日之約不能及矣。良可歎已。余謂林泉軒冕雖去就不同。皆有命焉。

公曰

人外友

丹府元龜李泌流放江南與柳

許邁。共陽向容人也。少恬靜不務仕進。有高世之心。无義之每遭之。未嘗

不猶日忘歸。相與為世外之交。蘇頌濱集辨才法師塔碑。清獻趙公抃

與辨才法師為世外友。佛祖統紀元淨

法師居上竺。清獻趙公與師為世外友。

間求仁。約異日為林下友。不至者以書

督之。公曰。今莘老布聖相繼。謝世獨傳師尚顯。求仁碌碌仕宦而某適遠方。前日之約不能及矣。良可歎已。余謂林泉軒冕雖去就不同。皆有命焉。

公曰

人外友

丹府元龜李泌流放江南與柳

許邁。共陽向容人也。少恬靜不務仕進。有高世之心。无義之每遭之。未嘗

不猶日忘歸。相與為世外之交。蘇頌濱集辨才法師塔碑。清獻趙公抃

與辨才法師為世外友。佛祖統紀元淨

法師居上竺。清獻趙公與師為世外友。

間求仁。約異日為林下友。不至者以書

督之。公曰。今莘老布聖相繼。謝世獨傳師尚顯。求仁碌碌仕宦而某適遠方。前日之約不能及矣。良可歎已。余謂林泉軒冕雖去就不同。皆有命焉。

公曰

人外友

丹府元龜李泌流放江南與柳

許邁。共陽向容人也。少恬靜不務仕進。有高世之心。无義之每遭之。未嘗

不猶日忘歸。相與為世外之交。蘇頌濱集辨才法師塔碑。清獻趙公抃

與辨才法師為世外友。佛祖統紀元淨

法師居上竺。清獻趙公與師為世外友。

間求仁。約異日為林下友。不至者以書

督之。公曰。今莘老布聖相繼。謝世獨傳師尚顯。求仁碌碌仕宦而某適遠方。前日之約不能及矣。良可歎已。余謂林泉軒冕雖去就不同。皆有命焉。

公曰

人外友

丹府元龜李泌流放江南與柳

許邁。共陽向容人也。少恬靜不務仕進。有高世之心。无義之每遭之。未嘗

不猶日忘歸。相與為世外之交。蘇頌濱集辨才法師塔碑。清獻趙公抃

與辨才法師為世外友。佛祖統紀元淨

法師居上竺。清獻趙公與師為世外友。

間求仁。約異日為林下友。不至者以書

督之。公曰。今莘老布聖相繼。謝世獨傳師尚顯。求仁碌碌仕宦而某適遠方。前日之約不能及矣。良可歎已。余謂林泉軒冕雖去就不同。皆有命焉。

公曰

人外友

丹府元龜李泌流放江南與柳

許邁。共陽向容人也。少恬靜不務仕進。有高世之心。无義之每遭之。未嘗

不猶日忘歸。相與為世外之交。蘇頌濱集辨才法師塔碑。清獻趙公抃

與辨才法師為世外友。佛祖統紀元淨

法師居上竺。清獻趙公與師為世外友。

間求仁。約異日為林下友。不至者以書

督之。公曰。今莘老布聖相繼。謝世獨傳師尚顯。求仁碌碌仕宦而某適遠方。前日之約不能及矣。良可歎已。余謂林泉軒冕雖去就不同。皆有命焉。

公曰

人外友

丹府元龜李泌流放江南與柳

許邁。共陽向容人也。少恬靜不務仕進。有高世之心。无義之每遭之。未嘗

不猶日忘歸。相與為世外之交。蘇頌濱集辨才法師塔碑。清獻趙公抃

與辨才法師為世外友。佛祖統紀元淨

法師居上竺。清獻趙公與師為世外友。

間求仁。約異日為林下友。不至者以書

督之。公曰。今莘老布聖相繼。謝世獨傳師尚顯。求仁碌碌仕宦而某適遠方。前日之約不能及矣。良可歎已。余謂林泉軒冕雖去就不同。皆有命焉。

公曰

人外友

丹府元龜李泌流放江南與柳

許邁。共陽向容人也。少恬靜不務仕進。有高世之心。无義之每遭之。未嘗

不猶日忘歸。相與為世外之交。蘇頌濱集辨才法師塔碑。清獻趙公抃

與辨才法師為世外友。佛祖統紀元淨

法師居上竺。清獻趙公與師為世外友。

間求仁。約異日為林下友。不至者以書

督之。公曰。今莘老布聖相繼。謝世獨傳師尚顯。求仁碌碌仕宦而某適遠方。前日之約不能及矣。良可歎已。余謂林泉軒冕雖去就不同。皆有命焉。

公曰

人外友

丹府元龜李泌流放江南與柳

許邁。共陽向容人也。少恬靜不務仕進。有高世之心。无義之每遭之。未嘗

不猶日忘歸。相與為世外之交。蘇頌濱集辨才法師塔碑。清獻趙公抃

與辨才法師為世外友。佛祖統紀元淨

法師居上竺。清獻趙公與師為世外友。

間求仁。約異日為林下友。不至者以書

督之。公曰。今莘老布聖相繼。謝世獨傳師尚顯。求仁碌碌仕宦而某適遠方。前日之約不能及矣。良可歎已。余謂林泉軒冕雖去就不同。皆有命焉。

公曰

人外友

丹

洪字文盛。山陰人。幼辭家入山修棲上法。陶真白光而悅之。遂與徒者共游諸處。求真言。書齋夜話至元間。嘗為道友作玄牝之門歌。晦明之間。如何論對。案門戶經之疑。雖文場特地之餘。聊作此丹學三易。以見窮措大。時皆嗤憲刻苦之未伎爾。連江術者林優齊。抄于賦仕嚴州呈何潛齋。潛齋終屬批駁。與一道者後數年。蜀人向玉寔自湖南回。具云潭州見一道士。誦子之賦。夫問其全篇。何在。乃秘而不示。以奇貨可失。可失。愚曰。近在銅州時。有縣社官道士。取于此賦。予即手書以贈之。彼亦見示一賦。忘其作者姓氏。朋友間。聞一好說話。得一好文字。彼此錄而相與。亦是樂矣。吾如潭州道者。必無此樂也。或問朱晦庵云。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程子以為以善足人。而信從者來。故樂。何謂以善足人。晦庵答曰。如傳得師友。好說話。好文字。歸與朋友。亦喚做足人。如有好話。說得好文字。緊緊藏在籠蓋中。如何做得足人。愚謂近來有一等朋友。是人有好文字。並設計取之。刀若自己。聞得些善言。則誠然而不肯語人。罵得些好文字。則藏而不肯示人。鄙哉鄙哉。誠可惡也。馬子助詞勸道友贈長安朱元寶先生。德三十三吉頃動。搭龍龜。勸人爭把修行重。寬勝窄。德勝力。暫忘修煉。恰如心摘。阿彌陀佛。思切夢懷真共。淨清調養龍和鳳。通三陽。明三碧。要成三

寶。再三將息。阿彌陀佛。贈終南縣水竹村姚三官人暨眾道友。陳丹砂。早年聽予言。休戀華軒。休迷園竹。長兄孫休者。人情休我相。休衙門。性命下功。復消淨根源。自然烏兔兩相合。一照靈陽。常光明。衝塞乾坤。古尊宿語。雲奉悅禪師。寄道友偈曰。故畫浮雲落盡花。到頭明月是生涯。天長六幕千山外。王曰此金友。南史王份傳。份長子銓。善占。

生尚武帝女。水若公主。并附尚都尉。雖學業不及孝錫。而孝行奉焉。何處清風不舊家。

起死僊友

太平廣記。邢和璞善方術。嘗主

時人以為銓錫二王。可謂王冕金友。人皆稱之。白馬坂下遇友人。友人已死。信宿。其母哭而求之。和璞乃出。亡人寘於牋。利其衾。解衣同寢。余聞戶。熟眠良久。起。命其湯。而友人猶死。和璞長嘆曰。大人與我約而喪。何也。復令聞戶。入寢。俄而起曰。活矣。母入視之。其子已蘇。問之。其子曰。被錫在牢。某榜訊正苦。忽聞邢仙人。未嘗若人。官走出迎。并送金從仙人。人皆故生。以其不壞心。亦不能作惡故也。狂朋怪友

盤山語錄。凡有督學經教。舉書吟詠。高談闊論。褒貶是非。此等謂之良朋知友。盤山語錄。凡有督學經教。舉書吟詠。高談闊論。出語來說。作事狂蕩觸

着一毛便起爭鬥。殊不知這僥倖持力，持勝欺
壓善處，自來成事不足，敗事有餘。那曉得一朝
失意，反成大敗。

索
友

開元天寶遺事長安
高氏王元寶楊崇善

西漢書傳

頤與中書侍郎張九成五鹿守相張良濟同
方進劾紅陽侯立憲。森等亂朝政。欲傾其主。上狡猾不道。指下株
上曰。紅陽侯朕之舅。不忍致法。遣就國。於是方進復奏立憲。行
橫為不善。衆人所共知。拜臣自歸附託而憲庶幾立與。政事欲復其利。今
立。斥還就國。所交結尤者。有不宜備大臣為郡守。秦後將軍朱博。難鹿大

卷一萬六千十八

1

守孫曰。故光孫大。大陳威。其立文通厚。善相與而嚴心。有皆父死黨之信。欲相舉援。凡而後已。皆內有不仁之性。而外有雋材。過絕於人。勇猛果敢。處事不疑。所居皆尚殘城酷虐。苛刻慘毒以立威。而立威介愛利之風。天下所共知。愚者猶惑。孔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吉不仁之人之所施也。此三人皆內懷表猾幽之所患。而深相與結。恃於貴戚姦臣。此國家大憂。大臣所宜沒身而爭也。昔李豫行父有吉曰。見有善於君者。宜之。若孝子之養父母也。見不善者。誅之。若鷹之逐鳥者也。翅翼雄傷。未避也。貴戚接黨之衆。誠難犯之。衆敵並起。其患相呴。良苦。待備寧相。不敢不盡死。諸先待闕。而威歸故鄉。以銷姦雄之黨。絕群邪之望。奏可。

勢利友

其谷國東五也天下

西友

卷之三

友也。人之所好成者也。是以通地利安身之民，行仁政於州
邦，其效時相參也。是故知士人小人之失天下，非聖明人道也。則
其非小人之失天下也。士人失天下者，記論素文盡利文與。史記蓋皆傳而雖曰富貴多士，
貧賤寡友者，反亦之固狀也。以權利合者，權利盡而交疏矣。覽諸葛亮曰：昔

永樂大典

卷二二〇一八

利之文。雖以輕遠。士之相知。溫不增華。寒不改葉。能貫四時而不衰。歷失
險而益固。抱朴子交際焉。世俗之人。交不論志。遂名趨勢。然未令去危。
過不改。既迷不教。有利則獨專而不相分。有害則苟免而不相恤。或事使
則先取而不放讓。值機會則貪彼以安此。凡如是則有不如無也。文中子
以勢交者。勢傾則絕。以利交者。利窮則散。故君子不與也。皮日休鹿門隱
書。憤勢而交人。勢劣而交道息。布利而友人。利薄而反道退。阮子政論夫
文遊者。尚黨雜於家。威權傾其國。或以利厚而比。或以名高相求。同則舉
廣其則。毀深朝有兩端之敵。家有不協之論。既令父子不同好。兄弟異交
唇破和摶之道。喪諍訟之源。韓昌黎集士窮乃見節義。今太平居里巷相
慕。悅清食游戲相徵逐。胡胡詭笑語以相取下。握手出肺肝相示。指天日
涕泣誓生死不相背負。真若可信。一旦臨小利害。僅如毛髮比。反眼若不
相識。落陷穿不一引手救。反摶之。又下石焉者皆走也。此宜禽獸失狹所
不忍而。而其人自視以為得計。北夢瑣言。文如燭手。見利即解摶而去
也。劉夾過古將忘其恩。必故拂之。將背其言。必故尤之。是反之古之所謂
不學。今之所謂口詩書而行市人者也。縱橫滿心傳錄。小人之交。無非勢
利。勢利一去。交情亦絕。魯達子孟嘗君逐於齊。薛子曰。富貴則競。貧賤則
利。勢利一去。交情亦絕。

去此物之必生而理固然也。顧君勿怨。指以市論。市朝則盈。夕則虛。非朝
安而夕則惜之也。勢使然也。史記趙廉頗之先鋒。長平也。故客盡去。及後
用為將。客又復至。廉頗曰。客去矣。客曰。吁。君何見之晚也。夫天下以市道
交。君有勢我則從。君無勢則去。此固其理也。何有怨乎。西漢崔公為廷
尉。賓客填門。及廢門外可設雀羅。後復為廷尉。客欲往。崔公署其門曰。一
死一生。通知文情。一貧一富。通知文態。一貴一賤。文情乃死。西漢書班固
傳。張耳陳餘始居約時。相然諾。信死生。豈顧問哉。及據國爭權。卒相滅
亡。何鄉者。暴用之誠。後相背之盡也。勢利之交。古人羞之。蓋謂是大本
惡而歸紛。南史任昉子四人。坐其家聲。舊文莫鄭。劉孝標著廣絕文論。以
識舊文。劉況見其論。抵於地。奏元獻公稱要後漢劉
梁。自史山常疾。世多刊文。以邪曲相黨。仍著利文論。
劉辯晉周顥初王敦舉兵。劉隗勸帝盡除諸王氏。司空導率群從。詣聞請
罪。值顥將入。導呼顥謂曰。伯仁。以百口累卿。顥直入不顧。既見帝。言導忠
誠。中敘甚至。帝納其言。敦欲誅顥。問導。導無言。後科檢中書。收事見顥表
敘。已。故勤欵主導。執表流涕。悲不自勝。告諸子曰。吾雖不殺伯仁。伯仁由

我以死。死幽明之中。負此良友。枕生隨抄宋王陶。京兆萬年人。做府苦僉。寫
京師教小學。其友姜愚。氣素樂施。一日大雪。念陶奉母寒。接。自荷一剗。雪
行二十里。訪之。陶母子凍坐。日高無火。炊烟懸。亟出解所衣。婦衣質錢。買酒
肉。新皮裘與附。大飲食。又捐數百千。為之安。陶責尹。各憲老而喪明。自
衡州新鄉。往謁之。意陶尤念舊。哀已。陶對之。邈然。但奉善友。法苑珠
文。尊酒而已。慈大夫望歸而疾。死聞者益薄。陶之為人。善友。林述。意
都理。有所寫。惟其與。寒貧。生二。連。茶。牀。易。辨。板。則。有。質

卷之三

愚宗辱愛榮增辱趣撲督旨含識所必同也。今愛榮而不知慕貢求福而
不知過禍。譬猶播種執耕而缺歲取精糧駕鶴遠而望騰超寔絕不亦
惑哉。如高歎玄卉之智猶知因風假菴託迅附高以成其事。莫先於人而
無託友。以就其善牛。故所託善友。則身存而成德。所親聞蘇。則身卒而名
息也。故玄軌之宗。去於高範。切磋之意。事存我友。又傳牛之志。飛極百步。
若附龍尾。則一翥萬里。此豈非其箕工之所託。迅亦同尤夫弱良柱不
越人天。若憑大聖之力。則高昇十地。同生淨域也。引證部。如涅槃經
云。阿難此丘說半梵行名善知識佛言不然。其是梵行乃名善知識。又
云。善知識者。如法而說。如法而行。自不默。

永樂大典卷一萬六千十八

十一

志教人不然。生乃至自行正見。是人行正見者能如是則得名而真善知
識。自修善提。亦能教人修行善提。以是義故名善知識。自能修行信成布施。
多聞智慧。亦能教人修行信成布施。多聞知慧。後以是義故名善知識。善
知識者有善法。故何等善法。所作之事。不求自樂。常為衆生而求於樂。先
他有過。不訟其短。口常宣說純善之事。以是義故名善知識。善男子如空
中月從初一日至十五日。漸漸增長。善知識者亦復如是。全諸學人漸遠
惡法。增長善法。善男子若有親近善知識者。本未有定慧解脫。解脫知見。
即使有之。未具足者。則得增長廣大。云。善反富觀。是人貪欲嗔恚。觀思覺
何者。偏多。若如是人貪欲多者。則慮而說。不淨觀法。瞋恚多者。高說慈悲。
思覺多者。故全數息。若我多者。當為分折十八界。等閑已修行次第。獲得
四念處觀。身受心法。得是觀已。次第復觀十二因緣。如是觀已。次得暖法。
從得暖法。乃至漸得羅漢辟支佛果。菩薩大乘佛果等。依此而生更無缺
澤。自利利他。不加水乳。是名真善知識。法師之位。若不具此。非善知識。和水
之法不可。依水故佛性論。引經偈云。無知無善識。急反換正行。
蜘蛛落乳中。是乳轉成毒。是故要煩真實利益衆生。先自調伏。然後教
令無害。聞夫無退行。失無數亂大無輕慢。失無顛倒。失無貪求。失無嗔恚。

失無邪行失無若我失無小行失。具此十法。名善知識。故在嚴論偈云。
多聞及先詩。巧說亦憐愍。不退此丈夫。菩薩勝依止。又佛本行
經云。尔時世尊又共長老難陀至於一賣香處。於彼處上有諸香裏。見
已。即告長老難陀作如是言。難陀汝來取此處上諸香裏物。難陀爾時即
依佛教於彼處上取諸香。是佛告難陀。安於漏刻一移之頃。捉持香裏。然
後放地。尔時長老難陀聞佛如此語已。于執此香於一刻間還故地。上尔
時佛告長老難陀汝今當自覺於手看。尔時難陀聞佛語已。即喚自手佛
語難陀汝喚此手作何等氣。百佛言。世尊。其手者氣微妙無量。佛告難陀。
如是如是。若人親近諸善知識。恒常自居隨順染習相親近。故必定當得
廣大名聞。尔時世尊因此事故而說偈言。若有手執沉水香。及以耆
香麝香等。須臾執持香自榮。親附善友亦優然。尔時世尊復說偈
言。若人親近惡知識。現世不得好名聞。必以惡反相親近。當來
亦墮阿鼻獄。若人親近善知識。隨順彼等所業行。雖不現證世間
利。本來當得盡苦因。又四分律親反意者。要具七法方成親友。一難
作能作。二難與能與。三難忍能忍。四密事相告。五牙相覆藏。六遣苦不捨
七貧賤不輕。如是七法。人能行者是親善反應親附之。又大莊嚴論佛說

子詞柔軟歸其身。是故莫麗吉。乘利不離身。尔時佛告諸比丘弟
一麗詞則所欣釋子是第二人者應陀和梨是第三人者應優陀是第四
人者今何難是大說偈者則舍身是爾時相遇今亦如是。又佛本行經
云佛告諸比丘我念往昔久遠之時波羅奈國有一鳥王真鳥名曰麻佛
多羅音。而依住波波羅奈城與八萬鳥和合共住。善子烏王有妻
石曰蘇弗室利音。時彼鳥妻共彼烏王行秋懷妊時彼鳥妻忽作
是念願我得淨香潔飲現今人上之所食者而彼鳥妻思是飲食不能停
故宛轉走向身體顛顛羸瘦戰慄不能自安。彼時烏妻報烏王言。善哉聖子。我今有娠
乃作失念領待清淨香潔諸緣如王食者時善子烏語真妻言。異哉賢者
如我今日何處得是香美飲食。王宮深邃不可得到。我若入者於彼手邊
必夫身命。彼妻人復報烏王言。聖子今者若不能得如是飲食我死無疑
并其胎子亦必無活。善子烏王復告妻言。異哉賢者汝今死日必當欲生
乃思如是難得之物。善子烏王作是詰已。愛憐依依恩惟而住。復作是念
如我意者如是香潔清淨飲食如王食者實難得也。爾時烏王羣眾之內
乃有一鳥覓善子而心懷憇憂不捨而住。見是事已。詣烏王所。自烏王言

卷一百一十八

十五

異哉聖者。何故憂憇思惟而住。善子烏王於時廣說前事因緣。彼烏復白
善子王言。善哉聖子。莫復愁憂我能為王覓是難得者。美諸緣如王所食者
是時烏王復告彼鳥作如是言。善哉善友汝若力能而我得辦如此事者
我當報汝所作功德。尔時彼鳥從烏王所居住之處飛騰虛空至梵德王
官去厨不遠坐一樹上觀梵德王食厨之內。其王食辦有一婢女備具鋪
墊食時將至尊以銀器盛彼飲食。飲奉與王。尔時彼鳥從樹飛下在彼婢
女頭上而立。家齒其鼻。時彼婢女患其鼻痛。即翻此食在於地上。尔時彼
鳥即取其食持與烏王。烏王得已即時與彼善女烏妻。其妻侍已。尋時絕
食身體安隱如是產生。尔時彼鳥別日數位拿彼食取將與烏王。時梵德
王屢見此事作如是念。奇哉。異云何此鳥數數行來穢污我食。復以爲
爪傷我婢女。而王不能忍此事。故尋時初喚網捕獵師而語之。言脚等急
令獵師住至以其羅網捕得此鳥。生捉時交付梵德王。時梵德王語彼鳥
言汝此何故數污我食。復以爲爪傷我婢女。尔時彼鳥語梵德王。善哉大
王。聽我向王說如此事。今王歡喜。時梵德王心生喜悅。作如是念。希有斯
事。云何此鳥能作人語。作是念已。告彼鳥言。善哉善汝。汝為我說斯事。

永樂大典

卷二二〇一八

意。今我歡喜。爾時彼馬即以偈頌向先德王而說之曰。大王當知波羅
奈。有一馬王恒依止。八萬馬衆所圍繞。悉皆取彼王處分。彼馬
王妻有所憶。我向大王說其緣。馬妻所思香美膳。如是大王所食
者。是故我今執事來。抄撮大王香美食。今者為彼馬王故。故被
大王之所禁。善哉唯願大聖王。慈悲憐愍放脫我。我為馬王彼妻
故。執事來抄撮大王食。我念從此一生來。未曾經造如此事。今為
大王一勤已。於後不敢更復為。時梵德王說聞彼馬如此語已。心生
喜悅。作如是言。希有此事。人尚不能於其主邊有如是等愛重之心。如此
馬也。作是語已。其先德王而說偈言。若有如是大臣者。彼應重答食
封祿。須似如是猛健馬。為主求食不惜命。其梵德王說此偈已。復
告馬言。善哉汝為於今已去。常來至此取香美食。若真有人遮斷於汝不
與食者。未諾我如。我自與汝已分所食而將去耳。佛告諸比丘汝等當知
彼馬主者。我身是也。彼時為主偷食馬者。即憂陀夫比丘是也。梵德王者此
即輪頭檀王是也。於時此立憂陀夫合彼歡喜為我取食。今亦復尔。合淨
鉢王心生歡喜。又復為吾而持食來。頌曰。潔身沐德。鍾治心塵。
水潤春風。蘭敷秋年。慧人成道。愚友增燈。持昇寶地。願值善

該圓悟語錄示善友。此段本來無向背。要須堅
猛力行持。金剛正眼通身是。萬境來侵莫管伊。

亞心友

法苑珠林述惠記。惟大
七聖垂化。正攝群心。善惡

皆常加恭欵。柔和順言。而不自大。

四事善友

龍海

王經復有四事得值善友。謂不侵無
煩惑。能持金剛正眼。通身是萬境來侵莫管伊。
二門用標宗極。善類清昇。惠稱俯墜。良由業惑未傾。牢籠三界。情塵不靜。
擁窮五境。滯八倒之沉淪。繫四生之雜縛。是故隨順禪師。信受惠友。致使
煩惑難攝。亂使串行。心馬易馳。情猿難禁。福念善。罕自無間。造罪造愆。
日就增進。因循轉廻。生死不絕。大聖愍之。豈不痛心也。引證部。如尸
迎罪。越六向升經云。惡知識者有四事。一。內有怨心。外強為知識。二。於
人前好言諧背後說人惡。三。有急時於人前愁苦。背後歡喜。四。外如親厚
內興怨謀。惡知識復有四事。一。小伎之使大怒。二。有情使之使不肯行。三。
見人有急時避人走。四。見人死。忘棄之不視。又涅槃經云。菩薩摩訶薩於惡為
捨。觀於惡為及。惡知識等無有二。何以故。是惡象等唯能壞身。不能壞心。
惡如識者二俱壞。故是惡象等唯壞一身。惡知識者壞無量善身。無量善
心。是惡為寄。唯能破壞不淨臭身。惡知識者能壞淨身。及以淨心。是惡為

等能壞肉身。惡知識者壞於法身。而惡萬物。不至三惡為惡反然。必至三惡。是惡為等。但為身惑。惡知識者而善法。怨是改善。後當遠離諸惡知識。

又增一阿含經世尊說偈云。莫觀惡知識。亦莫愚從事。當近善知識。人中最勝者。

人中無有惡。智近惡知識。後必種惡根。永在情中行。

人中阿含經云。尔時世尊告諸比丘。有七怨家法而作怨家。第一。不欲令怨家有好色。雖好沐浴。名香塗身。然為色故。嗔恚度心而作怨家。第二。不欲令怨家安隱睡眠。雖臥床枕。覆以錦綺。然故憂苦。不得利而得其利。彼此二法。更相違。嗔恚度心而作怨家。第四。不欲令怨家有朋友。若有親朋。捨離避去。因嗔恚度心而得大利。雖應得利。而不得利。應不得利。而得其利。彼此二法。更相違。嗔恚度心而作怨家。第五。不欲令怨家有稱譽。彼惡名醜聲。周聞諸方。因嗔恚度心而作怨家。第六。不欲令怨家極大財富。彼大富人。儻失財物。因嗔恚度心而作怨家。第七。不欲令怨家身壞命終。往至善處。彼身口意惡行已。命終必至惡處。生地獄中而作怨家。

又佛本行經云。爾時佛告諸比丘言。我念往昔久遠世時。於雪山下有二頭鳥。同共一身。在於彼住。一頭名曰迦婁茶鳥。一頭名愛波迦婁茶鳥。而彼二鳥一頭若瘞。一頭便瘞。其迦婁茶又特瘞眼。近彼瘞頭有一果樹。

未來大典卷萬年十八

十七

名摩頭迦。真樹花落。風吹至彼所瘞頭邊。其頭爾時作如是念。我今雖復獨食此花。若入於腹。二頭俱時得色。得力。普除飢渴。而彼瘞頭邊。即不全彼頭瘞瘡。亦不告知。然食彼花。真彼瘞頭。於後瘞時。腹中飽滿。故微氣出。即語彼頭作如是言。汝於何處得此香美微妙飲食。而飲食之。令我身體安隱飽滿。令我所出音聲微妙。彼瘞頭報言。汝睡眠時。此處去我頭邊。不遠。有摩頭迦花。果之樹。當於彼時。一花墮落。在我頭邊。我於爾時作如是念。今我但當獨食此花。若入於腹。俱得色力。並除飢渴。是故我時不合汝瘞。亦不語知。即食此花。爾時彼頭聞此語已。即生嗔恚嫌恨之心。作如是念。今我所得食不語我知。不喫我覺。即使自食。若如此者。我從今後所得飲食。我亦不與彼瘞語知。而彼二頭。至於一時。進行經度。忽然值遇一箇毒蛇。使作是念。我食此花。願令二頭俱時取死。于時語彼迦婁茶言。汝令睡眠。我當瘞住。時迦婁茶聞彼愛波迦婁茶頭如是語已。便即睡眠。其彼愛波迦婁茶頭。專食毒花。迦婁茶頭既睡瘞已。故微氣出。於是即覺。有此毒氣。而告彼頭作如是言。汝向瘞時。食何惡食。令我身體不得安隱。命將欲死。又令我今語吉麗涅。欲作音聲。鄰礙不利。於是瘞頭報彼頭言。汝睡眠時。我食毒花。願令二頭俱時取死。於時彼頭語利頭言。汝所為者。一何太惡。

云何乃作如是事。已即說偈言。汝於昔日墮城時。或食妙花甘味美
真花風吹在我邊。汝誕生此大嗔恚。凡夫痴人顧美見。亦顧美
聞癡共居。與癡共居無利益。自損及以損他者。佛告諸比丘。汝等
若有心疑。彼時迦婆茶鳥食美花者。美作異見。即我是。彼時愛波迦婆茶
鳥食毒花者。即此健婆達多是也。我於彼特而作利益。誕生嗔恚。今亦復
爾。我於利益道。更用我而怨離也。又佛本行經云。爾時世尊與彼難
陀入迦毗羅婆蘇都城。入已。斬生一賣魚店。爾時世尊見彼店內茅草鋪
上有一百頭臭爛死魚。置彼草鋪。見以告彼長老難陀作如是言。難陀。汝
來取此魚鋪一把茅草。莫破難陀而白佛言。如世尊教。作是語已。即於彼
店魚鋪下抽取一把臭惡茅草。既執取已。佛復告言。長老難陀。少時捉住。
還故於地。難陀白言。如世尊教。即把草住。爾時難陀捉得彼草經一時。頃
使放於地。尔時佛復告難陀言。汝自喫手。尔時難陀即喫其手。尔時佛復
告難陀言。汝手何氣。長老難陀報言。世尊。唯有不淨腥臭氣也。尔時佛告
長老難陀。如是如是。若人親近諸惡知識。共為朋友。交往止住。雖經少時。
共相隨順。復以惡業相染習。故令其惡聲名聞遠至。尔時世尊因斯事
故而說偈言。猶如在於魚鋪下。以手執取一把茅。其人手即同魚。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二千十八

十八

矣。覩近惡友亦如是。頌曰。城城王舍城。篤篤室竹園。中有神
化長。巧謗入幽玄。善人奉搜捕。惡友繆懈怠。善惡齊沉冥。薰
蕕別路門。口舌

火王山主釋書。

卷之三

卷之三

卷之三

書
寫
學
說
論
卷
四
學
說

卷之三

卷之三